

新地文藝叢刊

第三種

洗煉

藍天著 拓荒主編

上海新地書店刊行

上海國風書店總經理

序曲

七月七日蘆溝橋畔，捲起了時代的風暴，千千萬萬的人們，從睡夢中驚醒了，英勇的張開了口，挺起了胸脯，揮舞起鐵拳，奔馳在廣漠的原野上，戰鬪着，以鮮血和軀幹，保衛祖國。永遠不絕的像激流樣的往前進行，不分南北東西，不分老幼貧富，到處都展開着驚心動魄的一幕，到處結成了鐵的洪流！

在轉變的大時代的激流中，人們鍛鍊着自己，磨鍊着自己。使自己跟隨着時代，強壯起來，充實豐滿起來。

血和淚交織成的場面，英勇鬪爭的故事，驚天地泣鬼神的事蹟，揚溢在燃燒着烽煙的原野。有光明，亦有黑暗，有慷慨悲壯可歌可泣的史實，當然亦有令人黯然的悲慘場面。歌頌新生和光明，暴露罪惡和黑暗，已屬同樣重要。

本書反映大時代一個鏡頭的著述。從書中可以知道，在急流中人們是如何地在鬪爭。

目次

序曲

赴蘇途中

越過封鎖線

夜行軍

文化戰士

聚餐會

苦悶的幾天

維他命X

英雄們

(一)

(八)

(一三)

(一九)

(二六)

(三三)

(四二)

(四八)

一位受了傷的戰友……………(三)

游擊故事……………(七)

英勇的戰事……………(六)

煉獄……………(七)

女戰士……………(七)

榮譽獎章……………(八)

救亡工作在農村……………(八)

快樂的一天……………(八)

洗衣婦……………(九)

糾察隊……………(九)

一隊譁變的士兵……………(一〇)

沙灘上·····	(一八)
渡海·····	(二五)
死亡線上·····	(三九)
暴風雨中·····	(五九)
我做了自己人的俘虜·····	(六四)
最後的晚餐·····	(七五)
失去了保護的土地·····	(八九)
小客棧中·····	(九四)
在蘇北前線·····	(一〇六)
勝利的微笑·····	(一〇四)

一 赴蘇途中

碼頭上，嘈雜的人聲鼎沸似地滾盪在周遭，和岸上的汽車、電車、人力車交織成的市聲，以及黃浦江中的浪潮的怒吼汽笛的嗚咽聲模糊的混合在一處，分不清究竟是什麼聲音。唯一的令人觸耳的就是碼頭工人杭唷海唷的生之吶喊，以及小販的尖銳叫賣聲。

一隻二千噸左右的輪船，傍在第十三號碼頭上，左右盡是些駁船舢舨船隨着高低起伏的浪潮，在動盪着搖擺着，附近各碼頭上亦都停滿了各色各樣的船隻。十三號碼頭是在都市大動脈——南京路外灘，那隻輪船已傍了一天一晚，船上的貨物卸了一天一晚還沒有完全卸盡，客人川流不息的在船上進出，在今天更顯得擁擠異常，原來今晚十一時已準備開赴蘇北。

當暮色冉冉流向地面的時候，寬紅燈的光在各處閃爍着。碼頭上更比先前來得忙碌，來得更緊張了。杭唷海唷的聲浪更尖銳更高響了，人們一羣羣地向船中走。

在十時半，碼頭上出現了一羣年青的人們，熱烈地在握着手傾訴着別離的情緒，互祝着珍

重，我和朱奇、陳光、何良、祝文海等都是預備到蘇北去的，跟着一羣送別的友人握手分別後，即匆匆地向船上走去。

船艙中已擠滿了人，睡的，坐的，立的，滿坑滿谷的擁擠在一起，各色各樣的雜件——籐籃、皮箱、鋪蓋、被頭、包袱，像零亂地散佈在各處，連甬道中也丟滿了。人就倚在或者坐在各人的物品上，談話聲不絕的從老於旅途中的人們口中送出一到船艙，人就被一種異樣的感覺，異樣的聲響，鬧得昏昏沉沉。

我和其他幾個人找到了一間房間後，就安心地倚在欄杆上，遙望着臨去時都市的夜色。只見都市的輪廓十分模糊黝黑，除了黯淡暈黃的電燈光像一星一點的偉大，在各處閃耀着外。汽車已逐漸地減少，江海關的鐘，奏着美妙的聲浪，當牠敲了十一下的時候，船上的馬達開始響了，汽笛聲長長的鳴了數下，船動了，逐漸地離開了碼頭。

碼頭上，數千隻眼睛望着船上，無數雪白的手巾，無數粗大或細小的手，在船上，在岸上飄舞着，顯示着無限的別離戀意。

終於，雪白的手巾，大大小小的手，逐漸地模糊看不見了。都市亦逐漸地消失，岸上嘈雜的聲

音也完全沒有了。

船上各處，立即展開了談話，談論着上海和蘇北的事情。

夜深了，許多旅客，都坐在座位上睡去，坐在舖蓋上地上打瞌睡，船上的燈光更顯得慘淡了。我在欄杆上望了一回，打了好幾個呵欠，深深地感到身子的疲憊，就到房中去睡。

房中一共五個人，由於年青和思想的統一，就彼此輕輕的談論起來。

「到蘇北去，要經過他們——侵略者的檢查和盤問嗎？」

那個在上海教書的朱奇擔心地向老出門的何良輕輕地問着。

「說不定。」

何良淡然地回答，隨即向朱奇瞟了一眼，發見他那副着急的面孔，不覺好笑起來，於是又說：

「假使查我們，我們說做生意的好了。」

「做什麼生意？」

「隨便好了，我想我們都說做棉花生意好了！」

「是啊，上次我也這樣說過。」

陳光在旁邊興奮地跳了起來，

「時候不早了，睡吧！」祝文海揉了揉惺忪的眼，連伸了幾個呵欠，這樣說。

這時，大家都有點疲勞，便打開了鋪蓋在地上沉沉睡去，人們在船上各處，東一堆，西一堆的甜蜜睡去。除了少數人在談話外，整個的船已浸沉於寂靜的氛圍下。

馬達聲像催眠曲樣的使人們很快地睡去，又像驚雷樣的把人們從睡夢中惊醒，掠醒了重又睡去。當我醒來的時候，船已經出了吳淞口，血盆似的太陽從水平線的遙遠處湧伸出來，迸射出萬道金光，照射在洶湧着的海水，也照射在我們的船上。

我起來了，望望水天一色的海景，望望日出的奇觀，海風一陣陣地吹來，吹散了窒息的空氣，我欣悅地浸沉在大自然的懷抱中，陶醉了。我遙望着遠處，懷念着那邊的戰士，興奮地擴張了自己的肺量，去呼吸着新鮮芬芳的空氣。

在船上，胡亂地吃了些餅乾，就在甲板上閒眺散步，倦了就到房間中坐一下。

中午，船停泊在江中；

突然，船上揚起一陣吵鬧聲，

「船老大在那裏，叫他出來，快些開船。」

「非開不行。」

「假使不再往前開駛，我們的貨物仍舊回到上海，不是一筆很大的損失嗎？」

「雖然公司裏沒規定我們的目的地，但船上的老板卻答應我們開的。」

原來這隻船的航線，是十分短的，平常都是在到達我們今天所停泊的港口時重又開回上海。這理由並不是公司中不要做生意，而是侵略者不許這船再行得遠一點，除非在行的時候，重的賄賂了侵略者一下。這一次，從上海開的時候，侵略者已答應開往更遠一點的地方，然而在半途中，船上老大，恐怕侵略者失信，所以不敢貿然冒險。經過了一場吵鬧後，由客人給了船老大數百元錢，船才重新移動，開向那沒有鬼子的地方去。

船行不久，突然船上又熱鬧哄哄起來，許多在艙裏的都探出頭向遠處遙望，嘴裏不住地在嚷着：

「看見嗎？那邊兵艦？」

「看見看見，他們又要檢查了。」

「把重要的東西藏起來嗎。」

「遠處的所謂兵艦的一點黑點，逐漸因為船的向前行駛而顯示它的輪廓出來。

在臨近它時，船上的水手，在各處善意的關照着旅客，不要隨便張望，以備發生什麼意外事件。」

旅客們都躲在船艙中，窒息地忍受這一幕恥辱的演出。漸漸地船移近了兵艦，終於拋錨停
在艦旁上。

兵艦上走出幾個矮矮的人，爬到我們船上，實施所謂親善工作。

船上老板已機警，預先備了數十打啤酒，是預備給他們親善去的。果然，不僅啤酒被悉數
「提攜」去。而且有無數雞蛋，亦被他們親善去，船主並且孝敬他們一些錢，化了些錫箔灰給鬼
子，於是在鬼子暫時滿意下，船又能通過鬼門關而繼續行駛了。

「好來些，你們都好來些。」鬼子受了些小惠，望望船艙中的旅客，就算已經檢查竣事，這時，
憤怒的火焰在每個人心頭燃起，直到兵艦移開後，才透了一口氣，嘆息着任人宰割的痛苦。

船行了良久，在暮色蒼茫的時候，又拋錨停泊在江中。

無數的小划子駁船，都在鄰近駛過來做生意，我們也就揀了一隻划子，預備上岸了。因為這裏已是未曾淪陷的國土，我們已經投入了祖國的懷抱。

跳到小划子中，行駛驚濤駭浪的海水中，的確有點驚心動魄，令人黯然。

小划子行了不久，岸形一點點的清楚起來，一面光芒萬丈，燦爛的青天白日旗，在岸上高傲地迎風招展，象徵着中華民族威武不屈的樣子。

在國旗底下，我們的英勇戰士，威武地雄糾糾氣昂昂地站在一架小鋼礮前，顯出無限的神聖和威嚴。

第一次看到國旗，第一次看到久別重逢的戰士，欣悅明快的印象，在每個游子心頭揚起，中國是不可征服的。每個中華兒女都深深地相信着這一句話。

小划子進了港，戰士們即上船細心加以檢查，以防奸細混入。

上岸時，又經過了一番檢查，並且付了入口稅每人五角。以充他們軍餉。

踏着高高低低不平的泥路，望着綠色的廣漠原野，我笑了。我望着天空笑了。我已經到達了我們的國土上了。

二 越過封鎖線

當晚，即寄居在一家朋友家裏，計劃明天的路程。

突然，傳來了一個驚人的消息，說我們預備去幹工作的那支軍隊，已奉命開赴某地了，而某地必須經過侵略者所控制的淪陷區，必須越過封鎖線。

於是，我們便臨時開了一個座談會，研究明天怎樣越過封鎖線。

「那我們再扮做商人好了。」祝文海緩慢地吐出了這句話。

「扮什麼商人呢？」有人問。

「你自己想好了，我扮醬園商人。」

「那末，我做黃荳生意好了。」

「我仍舊棉花商嗎？」

「你呢？」

「我算雜貨店老板好了。」

「不好自己稱老板；一則恐怕吃耳光；二則恐怕被他們認爲『財神菩薩而綁去。』」

「那我說夥計好了。」

「我們在路上時候分批走，你和我二人在一起走，你們自己去分派嗎，到××鎮集合，曉得嗎？」

當越過封鎖線的座談會，很圓滿的完成後，各人即很快樂的睡去。

蘇北氣候奇寒，當晚許多人被寒冷所掠醒，所以在天剛剛亮的時候，都已爬起來預備趕路了。

幾輛獨輛小車，已在外邊等候，立即我們告辭了主人，分批各奔前程。

鄉村中的小車子，是算唯一的交通工具，嘞呀嘞呀在高泥不平的泥路上前進。

無邊無際的田野，疏落的村莊、茅舍，在我的眼前過去。

小溪潺潺的流水聲，美妙的在人們耳朵中縈迴。

周遭是無限的靜寂，大地像死去一樣。小木橋過了又是小木橋，河水像鏡子樣的透明澄澈。

楊柳和桃花已在吐露着嫩芽。

金黃色的陽光，灑遍了原野，原野是多末遼闊呵，空氣中含着花草的芬芳氣息，一陣陣撲鼻，奔走在這樣美麗的自然之下，多開懷下。

幾朵深邃奇偉的白雲，悠悠然的在天空中飄動。遠處茅舍中炊煙縷縷不絕的縈繞在煙窗旁，在空氣中消失，一二農夫拿了老古相傳的耕田器具——鋤頭、鐮刀，到田中工作。

「我們吃的，穿的，那一樣不是從田中產生。」然而種田的人卻一世的過着窮苦的日子，被人們所輕視，到底爲點什麼呢？這人剝削人的社會制度到什麼時候才能消滅呢？什麼時候，我們能看到機器奔馳在田野上播種澆水耕田收穫呢？什麼時候，才可以集體農場出現呢？……」

問題越想越多，我浸沉在悠遠的思潮中，默默的想呀想的。一陣清脆的歌聲從遠處飄來，把我從思潮中挽救過來。

「那邊是隻學校。」車夫望了望我好奇心的臉就明白我的意思這樣地對我說。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歌聲激昂地愈來愈響亮了。迫近學校時，無數小朋友天真爛漫的在操場上奔呀跳的在唱着各種救亡歌曲。

他們——不論男的女的，每個小朋友的臉上都是紅沉沉的充滿了健康的色彩，奔跳是那

末地靈活輕快，不像都市兒童樣的面色蒼白，走不動路。」

經過了無數的郊野、村莊、市鎮，太陽已由東方移到頭頂上，中午的時候了。就在附近歇了歇腳，吃了點東西繼續趕路。

據車夫說，再過去十里路就是羣醜跳梁的所在地，有幾百個鬼兵封鎖線只有三十多里只要二個多點鐘頭就可越過。

一步步的迫切封鎖線，一步步的心房跳得迫切急速。

在三時左右已進入淪陷區域，經過販子的一陣盤問和搜查後，終算很順利地通過了第一層難關。

路上有時不斷地逢到搜查者，身邊幾塊零用錢、鋼筆等都被搜去，但亦沒有留難，第二層關口又過了。

在出封鎖線時，被他們拘押到什麼司令部去詢問了一下，化費了數十元就放行了。最後的關口也安渡了。

越過封鎖線後，就急促地到預先約定的某鎮集合，他們亦已到了。路上的遭遇，大致上大同

「好了！好了！我們自由了！」陳光這樣的自言自語着，高傲地笑了起來。

「他媽的，我以為封鎖線是銅牆鐵壁，那知只是一個要錢的地方。」何良被搜去了許多錢，憤恨地訴說。

在小鎮上休息了一下，就預備繼續趕路。

幾輛獨輪車又把我們帶走了，咿呀咿呀的在崎嶇不平的道路上顛簸。青蔥的草，鮮豔的花，在眼前無盡止的出現。消除了旅人心頭的疲乏和煩悶，

深深地感到無限的舒暢，真有點心曠神怡，忘記了祖國還在烽火中。

「山窮水盡路疑絕，柳暗花明又一村。」路沿着河迂迴彎曲，一會兒東，一會兒西，走過了一座村，又是一座村，涉過了一條河，又是一條河，無盡止的在廣漠的原野上奔馳。

終於，遠遠的望見了鱗次櫛比的市房，歡呼聲在每個人心頭揚起，我們的目的地——××鎮到達了。